

## 基督教愛觀的文學解讀

——《小鎮畸人》中喬治·威拉德愛觀演進的個案研究  
A Literary Approach to Christian Concept of Love:  
A Case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George Willard's  
Concept of Love in *Winesburg, Ohio*

董粵章 武焱

DONG Yuezhang WU Yan

257

**Abstract:** This paper is set under the premise that the Christian love that integrates *erôs* and *agâpe* is true love. On this basis this essay draws examples from the Bible and compares them with Sherwood Anderson's novel *Winesburg, Ohio*, exploring the evolution of love in this novel and treating it as a specific case of Christian love applied descriptively. Hence Christian love is interpre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an effort to show that the new theory of Christian lov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is not only central to the Bible but reasonable and applicable to reality.

**Keywords:** Christian Love, George Willard, *erôs*, *agâpe*, true love, The Holy Bible

## 引言

舍伍德·安德森 (Sherwood Anderson, 1876-1941) 是美國現代作家的導師和現代小說的先驅，被威廉·福克納 (William Faulkner) 譽為“我們這一代作家之父，開創了即使是我們的後人也必將承襲的美國式寫作傳統”<sup>①</sup>。其作品融客體體驗和主觀想像於一體，在虛實相生中直擊人物的內心世界和生活表像下的真實以探尋人性與生活的真諦。他於 1919 年創作了“一戰”後美國第一部以“荒原”為主題的文學作品《小鎮畸人》(Winesburg, Ohio)，刻畫了一群飽受現實工業文明侵襲並對傳統手工文明懷有憧憬的畸人形象，揭示了他們內心渴盼愛與自由卻因“失語”而造成人性扭曲和人格孤獨的悲劇<sup>②</sup>。在這部以愛的失落與壓抑為主題的作品中，安德森塑造了一個映著自己影子的人物——喬治·威拉德 (George Willard)。在瓦恩斯堡小鎮上，喬治既是生存者也是觀察者。全書的 25 個故事均圍繞他與畸人們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展開並發展，而喬治本人也從和他們的交往中逐漸理解了愛的奧義並實現了自身的成熟。本文將從基督教愛觀的角度分析喬治·威拉德愛觀演進的歷程，同時也將從美國現代文學的角度對基督教愛觀予以新的解讀。

<sup>①</sup> Malcolm Brodbery and David. Palmers, *The American Novel and the Nineteen Twenties*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1), 122.

<sup>②</sup> 張強：“舍伍德·安德森研究綜述”，載《外國文學研究》，2003 (1)，第 148 頁。

## 基督教愛觀綜述

基督教愛觀對人類文明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宗教範疇，諸如婚姻應建立在愛情基礎上的基本信念、戀愛幻想、性與愛的分離及性風俗的變遷等都是基督教愛觀的副產物<sup>①</sup>。其根源是古希臘哲學中靈與欲的衝突。柏拉圖（Plato）在《會飲篇》（Symposium）中詮釋“愛”時便將人體和欲望看作是邪惡的。這種不平等的感官秩序奠定了西方理性主義二元對立模式的文化傳統，形成了靈與欲、男性與女性、精神與肉體間的對立<sup>②</sup>，也直接影響了後世基督教愛觀的形成。在此哲學前提下，正統基督教愛觀認為：（1）人類的性愛是有罪的；（2）不反對結婚，但最好是單身；（3）牧師有獨身義務<sup>③</sup>。

正統基督教愛觀為禁欲主義的盛行提供了土壤，也引導解經學家將愛作二分處理。德裔美國心理學家弗洛姆（Erich Fromm）將愛分為幼稚的愛與成熟的愛：前者的核心思想是“我愛，因為我被人愛”；後者的核心思想則是“我被人愛，因為我愛人”<sup>④</sup>。歐文·辛格（Irving Singer）認為世間有兩種愛：一種愛是評價、吸引和欣賞；另一種愛是給予<sup>⑤</sup>。最權威的愛觀分類當屬瑞典神學

<sup>①</sup> 橋爪大三郎：《性愛論》，馬黎明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70頁。

<sup>②</sup> 馬征：“《小鎮畸人》‘性主題’的文化闡釋”，載《外國文學研究》2004（4），第60頁。

<sup>③</sup> 橋爪大三郎，《性愛論》，第74頁。

<sup>④</sup> 弗洛姆：《愛的藝術》，李健鳴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1-29頁。

<sup>⑤</sup> 辛格：《愛的本性——從柏拉圖到路德（第一卷）》，高光傑等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家虞格仁（Anders Nygren）基於《聖經》研究的結果。他用兩個希臘語單詞對愛作二分處理，分別是 *erôs* 和 *agâpe*；劉小楓將其譯為“欲愛”與“摯愛”<sup>①</sup>。古希臘人用第一個單詞表示狼對羊的渴慕與喜好；虞格仁則將其詮釋為人對神自下而上的愛，即以自我和肉體之歡為核心的一般的愛，重視瞬間的迷狂與觀照及人體中自然欲望的挖掘，其實質是“悅”，即享樂。而 *agâpe* 則是神對人自上而下的愛，以神和犧牲為核心的愛，其實質是“許”，即美好感情的施與，具有非塵世品格。虞格仁對前者持否定態度，但肯定了後者在《聖經》中，尤其是《新約》中的主導地位<sup>②</sup>。

然而筆者對此不敢苟同。首先，欲愛與摯愛對立的源頭是古希臘文化中靈肉分離的思想。但事實上，該思想從未在基督教中占過主導，在歷史上僅影響了占少數的希臘語基督教派和靈知學派。認為古希臘靈欲衝突為基督教愛觀奠定哲學基礎的觀點無非是過分誇大了古希臘文明對歐洲文明的影響力。基督教源於猶太教，在基督教中占多數的猶太基督教派雖然嚴格禁止通姦和同性戀，但主張所有人都應該結婚，認為“在婚姻中追求異性的愛與衝動是一種美”；而清教徒也普遍承認性接觸對人的必要性，認為婚姻能合情合理地提供性接觸條件<sup>③</sup>，由此可見，婚姻及隨之產生的一般性愛關係並不是邪惡和低下的。其次，對愛無論如何掩飾或將其精神化，歸根到底其本質仍是欲求他人身體的一種自身衝動，這是在任何愛的關係中都具有的特性。在愛觀的討論中不但不應否定其存在，反而應當承認它在愛中的核心地位。心理學

<sup>①</sup> 劉小楓：《基督教文化評論（第七輯）》，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3-307頁。

<sup>②</sup> 虞格仁：《歷代基督教愛觀的研究（第二卷）》，韓厚迪等譯，香港：中華信義會，1950年，第429頁。

<sup>③</sup> 橋爪大三郎，《性愛論》，第72-98頁。

的研究成果業已證實了欲愛對浪漫戀愛、體態吸引和性完美不可替代的驅動作用。最後，對《聖經》解讀的偏差也直接造成了對基督教愛觀的誤解。奧古斯丁獨身主義價值觀的依據源自《馬太福音》第五章第 27 到 28 節：“你們聽見有話說：‘不可姦淫’。只是我告訴你們：凡是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裏已經與她犯姦淫了。”<sup>①</sup> 但是按原文字面意義理解，“婦女”應是他人之妻，將“lust”這一表示中性欲望的單詞譯為“淫念”也有待商榷。這兩節的實質是宣導尊重現實的婚姻秩序，反對破壞現實婚姻秩序的傾向；因此非但沒有否認人類對愛的欲望，反而證明了地上男女的結合是神認可且符合神愛的。

基於此，筆者認為基督教的愛觀不是欲愛與摯愛的二元對立，而應是二者的和諧統一。正如在西班牙語中，“愛”與“欲”是同一個單詞“querer”。欲愛與摯愛是愛不可或缺的成分和不同的發展階段。欲愛是人類心理成熟到一定程度時的異（同）性個體間強烈的人際吸引，是愛的生理因素和初始狀態，以“自我”作為認知主體的欲求，以“自我”滿足為趨向，具有自我中心特徵和一切動物共有的先天性條件反射的自然性質，其源起是人的性本能，是以自我為中心、以所認知異性性特徵為客體而建立的“我一它”關係，包括性欲（libido）和欲念（epithumia）。而摯愛則是愛之深層，是人際關係中接近、悅納、共存的需要及持續而深刻的同情和共鳴的感情，是愛的精神因素。愛者以被愛為主體和人格存在者而非利用或享受物件而形成“你—我”關係，包括親情（storgê）和忠守（commitment）。而真愛（true love）就是欲愛與摯愛的交替過程，即身體欲求與精神需要的和諧統一。筆

<sup>①</sup> *The Holy Bible* (King James' Version)(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852.

者將以上述新基督教愛觀為理論前提分析《小鎮畸人》中喬治·威拉德的愛觀演進歷程以期從美國現代文學的角度對基督教愛觀作出描述性應用。

## 喬治·威拉德的愛觀演進分析

### （一）欲愛與喬治的成長

262 欲愛由性欲和欲念組成。前者注重身體體驗，後者強調精神欲求。性欲產生的根本原因是雌雄個體為進行有性繁殖而採取的性行為，是引起激情體驗的主導形式和愛的核心。其必要性在於它和生長、運動及生物對食物的需求一樣是人和一切有生命的存在物對生活不可或缺的冀望，所以性欲的本質是趨向生命自我實現的正常動力和一切與愛相關活動的本能能量<sup>①</sup>。作為西方文學的序曲和希伯來文化的豐碑，《聖經》對自然性欲並未持否定態度，而是用唯美的語言對其進行了讚頌：“願他用口與我親嘴。……你的膏油馨香”（歌 1:2-3）<sup>②</sup>是少女在純淨欲望驅使下被心上人吸引的真實寫照。“他帶我入筵宴所，以愛為旗在我以上。……他的左手在我頭下，他的右手將我抱住”（歌 2:4,2:6）<sup>③</sup>則是對雙方初戀約會時親密接觸的抒寫。後文更是用了十四節的篇幅描寫男女雙方的體態吸引，如對男方的描寫“他的身體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圍鑲嵌藍寶石”（歌 5:14）<sup>④</sup>和對女方的描寫“你的兩乳

<sup>①</sup>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心理哲學》，楊韶剛等譯，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第60-61頁。

<sup>②</sup> *The Holy Bible* (King James' Version), 616.

<sup>③</sup> *Ibid.*, 852.

<sup>④</sup> *Ibid.*, 618.

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對小鹿，就是母鹿雙生的”（歌 4:6）<sup>①</sup>。以上一系列充滿詩情畫意的語言客觀描繪了男女在性欲本能驅動下從相遇到相互吸引、相戀直至性結合的全過程，也證明了性欲是每一個具有正常生理需求的人都必經的一種愛。

而在瓦恩斯堡小鎮上兩次源於性欲驅使的非自然欲愛對 18 歲的喬治·威拉德日後理解愛的真諦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與路易士·特魯霓虹（Louise Trunnion）在《沒有人知道》（*Nobody Knows*）中的偷歡是他在全書中初嘗禁果的體驗。路易士的一封信“你想要我的話我就是你的人”打開了喬治心中的性欲之門，此次“冒險”也使他由偷歡之前的“像被打昏了頭”、“小心謹慎”、“害怕”、“如鯁在喉、沙啞低吟”和“渾身顫慄”變得“有了自信”、“完全成為男人，勇敢而有沖勁”、“聲音平和安詳”和“心滿意足”<sup>②</sup>。他完全不瞭解路易士對愛的渴求，反而為一次偷歡無人知曉而沾沾自喜，這也為他在《一覺》（*An Awakening*）中從貝爾·卡彭特（Belle Carpenter）身上得到慘痛的教訓埋下了伏筆。貝爾讓喬治吻她只不過是為了“釋放自己本能上揮之不去的渴望”；喬治也認識到自己是她“用來實現低級目標的工具，並沒有那種感情的享受”，但摟住貝爾時仍不禁咕噥著“情欲、黑夜和女人”。直到貝爾真正愛的格利菲斯酒店侍者埃德·漢德班（Ed Handby）出現並“無須拳頭僅憑自己內在的力量”便“大踏步地帶著她走了”後，喬治才在悲傷、憎恨、憤怒和茫然中理解了性的美與衝突和自身的局限性，懂得了“軍隊的法則和人的法則應該是一樣的。我必須懂得那個法則，……然後

<sup>①</sup> *The Holy Bible* (King James' Version), 617.

<sup>②</sup> Sherwood Anderson, *Winesburg, Ohio*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134-137.

遵守這個法則，拿自己的生命去奉獻、閃爍和工作”<sup>①</sup>。從初嘗禁果時的“極致快樂”到慘痛教訓後如夢初醒的痛定思痛，性欲不自然的釋放讓喬治認識了欲愛並不等於真愛，而性的美與衝突也為他日後徹底理解並得到真愛做好了必要準備。

欲念源於希臘語單詞“epithumia”，表示人心中強烈的欲望或渴望，相當於英語中的“desire”或“longing”，也近似等於佛教中的“欲”；其差別在於佛教將愛與色、聲、香、味、觸等“五欲”視為世俗生活得以發生而不得解脫的根本原因<sup>②</sup>，而基督教則將欲念處理為中性概念。與性欲不同的是，欲念的實現並非以性行為的激情體驗為目標，而是通過心中能夠促進親近和連屬的情感與欲望實現一種非肉體的、親近的溫暖體驗，因此這種愛也廣泛存在於較深的友情中。希臘語中表示友愛的單詞“philia”可以視為“epithumia”的子集。《聖經》對人的這種欲念並未加以批評，而是將其視作美好和自然的存在物。如《新約》中對保羅近況的描述“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腓 1:23）<sup>③</sup>。此處用作名詞的“情願”所對應的英語譯文是“my desire”，即強烈的希望或欲望<sup>④</sup>。

可以說在《小鎮畸人》中為喬治·威拉德叩開藝術大門的正是《教師》（The Teacher）中凱特·斯威夫特（Kate Swift）所持的欲念。作為喬治昔日的老師，凱特常被大家誤以為“性格尖刻，令人望而生畏”，但“其實她是他們當中內心最有激情的人”。在

<sup>①</sup> Sherwood Anderson, *Winesburg, Ohio*, 134-143.

<sup>②</sup> 趙景來：《佛經妙語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7年，第102頁。

<sup>③</sup> *The Holy Bible* (King James' Version), 1047.

<sup>④</sup>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London: Longman, 1995), 367.



她的內心有一種似火燒的欲念，這種欲念給了她“衝動”、“大膽、激動的情緒”和“強烈的渴望”。經過內心悲傷、希望和欲望的交戰，她終於下定決心要將自己對學生喬治的欲念付諸實施——那就是為這個具有理解人生天賦的孩子打開生活之門的強烈渴望和把這個未來作家天才的火花燃起的欲望。在此之前，喬治不過是《思想者》(The Thinker)中那個在塞斯·裏奇蒙(Seth Richmond)面前吹噓作家是“所有生活中最輕鬆的活兒”的幼稚記者和為了寫一篇愛情小說就果斷決定要和“城裏唯一上檔次的女孩子”海倫·懷特(Helen White)談戀愛的神經質。但凱特那種希望喬治“理解生活的重要意義並學會真正而又真誠地解釋它的強烈激流”促使她用顫抖的聲音告知喬治作家、藝術和生活的奧義，讓他明白文字販子並不同於作家，一個真正的作家要做的不是懂得人們在說甚麼，而是懂得人們如何在生活中思考。正是凱特這種古怪地親近自己所愛的學生並將自身欲念表達出來的勇氣為喬治日後的成熟奠定了基石。正如柯帝士·哈特曼牧師(Curtis Hartman)所說的，凱特是“上帝給喬治真理啟示的一個工具”<sup>①</sup>。

## (二) 摯愛與喬治的成熟

如果說欲愛使喬治不斷認識到自己對愛和生活理解的局限性並促使他一步步走向成熟，那麼摯愛便使喬治最終理解了愛的真諦並實現了自身的成熟。希臘語單詞“storgê”譯為“親情”，是建立在血緣或家族關係上親子、夫妻和親屬間親切體貼的關懷。它是人出生後得到的第一份愛，也是個體心理成熟後主動向非家庭成員施與摯愛的前提。因此相比於忠守，親情在初始階段具有被動性，但個體一旦通過親情理解了忠守它便會從另一個維度進入

<sup>①</sup> Sherwood Anderson, *Winesburg, Ohio*, 116-123.

生命體並顯現真愛的全部特徵。所以，親情是摯愛的最初形式和真愛的源頭。記載在《舊約》中西元前三世紀古希伯來人的田園牧歌式小說《路得記》(Ruth)便描繪了人世間親情中最難得的婆媳之愛<sup>①</sup>。這裏既有喪夫後在異鄉靠拾麥穗服侍婆婆而毫無怨言的路得，也有誠於中而形於外、把媳婦的幸福當作頭等大事的拿俄米。而路得為服侍婆婆而做出的承諾——路得式承諾(the promise of Ruth)也流傳至今，成為每年西曆五月下旬收穫節上猶太會堂中廣大群眾聆聽的感人經典：“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你。你往哪裏去，我也往那裏去；你在哪裏住宿，我也在那裏住宿；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裏死，我也在那裏死，也葬在那裏。除非死能使你我相離，不然，願耶和華重重地降罰於我！”(得 1:17)<sup>②</sup>

母愛作為最偉大的親情對親子成熟後理解愛和生活的真諦有重要意義，對一個作家而言更是彌足珍貴，因為“藝術家與母愛的關係是他衡量自己成熟程度的一個標誌”<sup>③</sup>。安德森在《小鎮畸人》中試圖描寫自己的少年時代，但是做不到，於是便創作了映著自己影子的喬治·威拉德；而與此同時，喬治的母親伊莉莎白·威拉德(Elizabeth Willard)也就具有了安德森之母愛瑪·史密斯·安德森(Emma Smith Anderson)的部分特徵。這兩個偉大的母親都因無法從丈夫那裏得到足以維持家庭的經濟和情感支持而不得不放棄自己的追求，直至為孩子和理想奔走致死，40多歲便離開了人間；但死後都用自己在世時對生活的敏銳觀察喚起了兒子心

<sup>①</sup> 古敏，雲峰：《聖經文學二十講》，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年，第311頁。

<sup>②</sup> *The Holy Bible (King James' Version)*, 266.

<sup>③</sup> 關鴻：《誘惑與衝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4頁。

中透過表層觀察生活的渴望<sup>①</sup>，因此伊莉莎白的身上也映著愛瑪留給安德森的記憶並鑄就了自己的現實人格。在《母親》(Mother)中，伊莉莎白渴望在孩子身上再現“曾經是她生命的一部分而現在快要遺忘的某些東西”：其一是她少女時代渴望掙脫一切社會束縛、用自己真誠的心與外界溝通交流的夢幻；其二是得到真愛的解脫。雖然她自己沒有實現這兩個夢想，但她至死都沒有放棄，而是將全部希望寄託在喬治身上，希望“我的孩子為我們兩個有出色的表現”<sup>②</sup>。而她的死也實現了自身的價值。在《死》(Death)中，她臨死前全身癱瘓地躺了六天，但竟有三天是在“不停地掙扎想著自己的孩子”。偉大的母愛使怨恨她的丈夫湯姆·威拉德(Tom Willard)“淚水直從眼睛裏刷刷往下流”；也使起初並不理解她的喬治在衝動的激發下握著她的手大哭“親人啊，親人啊，我的親人啊”<sup>③</sup>。母親的死既實現了自我的解脫和超越，也使喬治頓悟了女性美。這種頓悟不但會使這個未來的作家在藝術領域受益匪淺，而且也使他真正理解了親情那種莫可名狀的美，為他在《成熟》(Sophistication)中領悟摯愛和真愛的奧義創造了必要條件。

與親情相比，忠守是摯愛的深層和目標，是一種與生命基礎相關且轉化了生命的愛。短期的忠守是一個人做出的對另一個人付出愛的決定(decision)；而長期的忠守則是為了維繫愛的關係而做出的承諾和擔保(commitment)，是以無條件的施與和犧牲為核心的、具有神性的愛。忠守和摯愛之源是《聖經》中神獻子以

<sup>①</sup> Nancy Bunge, "Women in Sherwood Anderson's Fiction," in *David Anderson Critical Essays on Sherwood Anderson* (Boston: G.K. Hall & Company, 1981), 242-248.

<sup>②</sup> Sherwood Anderson, *Winesburg, Ohio*, 18-26.

<sup>③</sup> *Ibid.*, 170-180.

解救眾生之愛：“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的。……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神愛我們的心就在此顯明了。”（約 4:7-9）<sup>①</sup> 而《哥林多前書》中也對這種作為摯愛的深層與最終形式的愛做出了詮釋：“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林前 13:4-8）<sup>②</sup>。此處“愛”所對應的英語譯文“love”正是希臘語《新約》中對“agâpe”一詞的翻譯。

在《成熟》中，喬治理解摯愛與真愛之美源於母親的過世。對親情的思索使他開始反省自己的生活，當他心中囊括過去每個時刻的內省與記憶逐漸戰勝狂熱而缺乏思考的“小野獸”時，他也“就在這一瞬間跨過了那個界限進入人生的成熟期”，變得對過去充滿悔恨而對未來雄心勃勃，同時也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局限性，從而產生了對真愛的渴求。這時，堅信自己必將發生質變的喬治和渴望獲得“成熟女人的優雅和美麗”的海倫終於走到了一起。兩人之間既有“緊緊摟在一起”、“親吻”和“急渴地抱住”那種源於非持久衝動的欲愛；亦有源於“理解”、“尊重”、“愛與被愛”和“心心相印”的忠守與摯愛。前者是暫時而美麗的；後者則是永恆且燦爛的。當兩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時，喬治和海倫也在這一瞬間“懂得了在現代世界可能會使他們過成熟生活的某些東西”。他們獲得了真愛並開始重新審視生活中的一切，思索他們在未來世界中即將扮演的角色<sup>③</sup>。

<sup>①</sup> *The Holy Bible* (King James' Version), 1092.

<sup>②</sup> *Ibid.*, 1022.

<sup>③</sup> Sherwood Anderson, *Winesburg, Ohio*, 181-189.

## 結語

筆者在本文中首先闡釋了西方理性主義二元對立模式下的正統基督教愛觀並分析了靈欲對立的不合理性，進而提出了基於欲愛與摯愛和諧統一於真愛的新基督教愛觀作為理論前提，並以安德森代表作《小鎮畸人》中記者喬治·威拉德的愛觀演進歷程為個案進行了描述性應用，具體包括以下四個階段：（1）兩次源於性欲驅使的非自然欲愛使喬治認識到性的美與衝突和自身的局限性；（2）凱特源於為喬治打開藝術大門的欲念使後者理解了生活、藝術和作家的真諦；（3）伊莉莎白渴望真愛和解脫而付出的母愛使喬治頓悟了女性美和親情；（4）與海倫立足忠守而又不失激情的摯愛與欲愛使喬治理解了真愛的奧義並實現了自身的成熟。由此，筆者以這部美國現代小說中男主人公的愛觀演進歷程和《聖經》中的例證對基督教愛觀做出了文學解讀，也證明了新基督教愛觀在《聖經》中的主導地位和在現實生活中的合理性。未來對基督教與佛教、伊斯蘭教愛觀的對比研究將可能從宗教和文學角度對全人類的愛觀問題作出解答。

269

### 参考文献：

1. Anderson, S. *Winesburg, Ohio*.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 Brodbery, M. & D. Palmers. *The American Novel and the Nineteen Twenties*.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td., 1971.
3. Bunge, N. *Women in Sherwood Anderson's Fiction . Critical Essays on Sherwood Anderson*, ed. Anderson D. D. Boston: G.K. Hall & Company, 1981.
4. Summers, D.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London: Longman Group Ltd., 1995.

5. *The Holy Bible* (King James' Vers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1991.

6. 弗洛姆:《愛的藝術》,李健鳴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7.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心理哲學》,楊韶剛等譯,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8. 古敏、雲峰:《聖經文學二十講》,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

9. 關鴻.:《誘惑與衝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0. 劉小楓:《基督教文化評論(第七輯)》,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

11. 馬征:《〈小鎮畸人〉“性主題”的文化闡釋》,外國文學研究,2004(4):56-61。

12. 橋爪大三郎:《性愛論》,馬黎明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

13. 辛格:《愛的本性——從柏拉圖到路德(第一卷)》,高光傑等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2。

14. 虞格仁:《歷代基督教愛觀的研究(第二卷)》,韓厚迪等譯,香港:中華信義會,1950。

15. 張強:《舍伍德·安德森研究綜述》,外國文學研究 2003(1): 147-151。

16. 趙景來.:《佛經妙語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7。

作者簡介: 董粵章、武焱,南京大學。

Email: dyzh831218@126.com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DONG Yuezhang and WU Yan,  
Nanjing University.